

# 哀郢藝術表現的賞析（摘要）

黃瑞枝

## 摘 要

哀郢是楚辭九章之一。屈原投汨羅殉死的前一年所寫，描敘自己被放逐後流亡的生活，及眷戀宗邦與鄉里的情懷。因遙念故都，東關蕪廢，故題名哀郢。郢，楚都，平王所築，在今湖北省江陵縣東北。本篇歷敘登臨所經過的地方，觸目感懷，憂國念鄉的情感，無日或忘，加上小人日進，忠賢益疏，國事終不可作為，不免惆悵憂憤，故作哀郢以表志，結語鳥飛知還，非罪棄逐，日夜何忘？屈原憂愁幽思，可見一斑。哀郢是屈原流放歷程中最可靠的史料，他鬱伊難平，家愁國恨，與種種悲痛感情濃縮的瀝血詩章，故全篇描寫的情緻，極為曲折婉轉，而又線索分明，結構緊湊，表現於字裏行間的情操，更鮮明突出，文采的燦爛，更為騷壇卓絕超群，光芒四射。

綜合它的藝術技巧，較為具體的表現有五點：崇高理念，忠愛精神為其一；詩律自由，造端楚聲為其二；用詞古奧、虛字獨特為其三；比興純熟，譬喻豐富為其四；辭采瞻麗，詩風浪漫為其五；由此可見屈原雖在政治上徹底的失敗，但是却成就了他偉大的文學作品，創下了以騷體為中國文學體裁的獨特地位先例，不愧為文學藝術的奇葩。

## 一、前 言

哀郢是屈原描敘自己被放逐後流亡的生活及眷戀祖國與鄉里的深切情懷。因遙念故都，東關蕪廢，故題名哀郢。哀，說文：「閔也。」郢，楚都，平王所築，在今湖北省江陵縣東北。哀郢是九章（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之一。東漢王逸以為是屈原放逐江南之野所作。（楚辭九章序卷四）宋朝朱熹集注也說：「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事感觸，輒形於聲

，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爲一卷。」又注此章句說：「屈原放逐時，適會凶荒，人民離散，而原亦在行中，閱其流離，因以自傷。」  
林雲銘楚辭燈解釋得更明確說：「屈子被放九年，料不能復歸郢都，故有是作，不曰思郢，而曰哀郢者，以頃襄王初立，子蘭爲令尹，上官大夫等獻媚固寵，妬賢害國，較之懷王之世尤甚。」

蓋懷王三十年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楚王會，懷王欲往。屈原進諫說：「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依史記屈原列傳、楚世家語）但是懷王却聽信幼子子蘭的話，而入了秦國，剛到武關，秦兵便暗中伏兵絕了他的後路，將他拘禁，威脅割地，懷王不聽，逃亡到趙國，趙國不敢接納，只得回到秦，三年後竟客死在秦國。那時懷王長子頃襄王已繼位三年（西元前二九六年），以少子子蘭爲令尹。楚國人都懷恨子蘭不該勸懷王入秦，又都感念讚美屈原的明見。因此子蘭大怒，使上官大夫以讒言害屈原，於是頃襄王就再把他放逐到江南。今觀哀郢起首即寫：「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時間大概在二月。而且九章中的哀郢、涉江兩篇最能看出屈原放逐江南時的經過路程，他從郢都出發，沿江東行，經過夏浦到陵陽。所以哀郢有：「發郢都而去閭兮」，「上洞庭而下江」，「背夏浦而西思」，「當陵陽之焉至」諸句。再折向西南行，從鄂渚入洞庭，濟沅水到辰陽，入敘浦。所以涉江篇有：「旦余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乘舸船余上沅」，「朝發枉渚、夕宿辰陽」，「入溱浦余憊憊」諸句，復東南行至長沙，書絕筆「懷沙」，時間大概在四月。因篇中有「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句，與傳言中屈原死在五月五日的日子相近。洪興祖認爲：「九章作於頃襄王時。」（註一）不無道理。而蘇雪林更確定以爲哀郢寫在頃襄王廿一年，白起破郢都，頃襄王東遷於陳時，在他著中國文學史第四章即說：

「哀郢，哀楚國郢都爲秦軍攻破之作也。……我們看哀郢所敘：『百姓震愆』、『人民離散相失』，知係記頃襄王廿一年，秦將白起破郢都，頃襄王東遷適陳之事。屈原有家屬在郢都，故他自貶所潛回，將家眷護送到陵陽，安頓妥當以後，又沿江西上，回到他原來辰陽，溱浦的貶所。」（第三十四頁）

蘇先生認爲屈原從郢都出發，是在二月甲日的早晨，沿著江夏往東走，到夏首的地方，回望龍門都城，不勝倦顧之至，由夏首沿江東下

，直到今皖境的廬江陵陽。這趟旅行，爲了是護送家眷到安全地帶。此說法頗爲新鮮。糜文開則贊同哀郢是在頃襄王廿一年，郢都淪陷後追憶流放之作。他在中國文學欣賞第二講楚辭時代說：

「屈原第二次放逐期間，寫了九章中的思美人、悲回風、哀郢、涉江、懷沙、惜往日等六篇。……楚襄王廿一年，郢都淪陷於秦將白起之手，楚國遷都時，纔又動身下江湘，前往溱浦。哀郢是郢都陷落後，追憶流放出郢都時的情景。『方仲春而東遷』是出發東行時是二月，『遵江夏以流亡』『過夏首而西浮』『上洞庭而下江』『背夏浦而西思』是路程的追敘，『至今九年而不復』是說他放逐時間之長，直到郢都陷落，故曰：『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第三十六頁）

糜氏認爲屈原雖早有跳水而死之意，但實在是郢都陷落以後絕望了，才投水的。所以寫哀郢時，已覺痛不欲生，可謂知言。在篇內，歷敘登臨所經過的地方，觸目驚心，憂國懷鄉的情緒，「何日夜而忘之？」復又小人日進，忠良益疏，以「至今九年而不復」！故結言鳥飛知返，狐死首丘、非罪棄逐，日夜難忘。屈原憂思鬱伊於此可見。新編中國文學史第一冊第六章愛國詩人屈原和楚辭說：「哀郢作於頃襄王二十一年，白起攻破郢都的時候，這是一篇極爲沉痛的哀歌，表現詩人對祖國深切感情。」（第九十三頁）所說甚是，哀郢的確是一篇極爲悲痛的哀歌，篇末轉悲痛爲憤恨，指出國破家亡的原因，對國家前途的無望表示深憂。東漢王逸於楚辭章句注說：「屈原放於江南之野，思君憂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屈原被放逐江南，忠君體國，憂心罔極而作哀郢，陳詞既畢，尤覺忠愛纏綿，真摯悱惻，委婉動人。梁啓超以爲此章是屈原初放之作。（楚辭解題）值得商榷，游國恩看法與前面所敘數說相似，認爲作於再放第九年，即頃襄王廿一年，屈原六十六歲時，說法較爲可信。

哀郢是屈原流放歷程中最可靠的史料，也是屈原鬱悒不平，國恨鄉愁，以及種種痛苦悲傷感情濃縮後的瀝血詩章之一，全篇抒寫的情感，極爲曲折多緻，而又線索分明，結構緊湊，尤其通過詩人的思緒，表現於字裏行間的偉大情操，更爲鮮明突出，至於文采的絢爛，更獨步騷壇，光芒四射，實爲我國罕見優美詩篇之一。國立編譯館把它編入師專國文教科書第九冊的教材內，不無道理。今解析它的藝術表現，以見屈原的寫作心路歷程及技巧，爲增進學者研讀的興趣。

## 二、作者生平簡介

屈原名平，戰國楚人。生於楚宣王廿七年，約卒於頃襄王二十二年。（西元前三四三—二七七年）年約六十七歲。

原與楚同姓，事楚懷王，爲左徒。博聞強記，明治亂，嫻辭令，頗得王信任。然上官大夫爭寵，妬其能而讒言毀他，王遂疏原，貶爲三閭大夫。原忠信被疑，憂愴沉鬱而作離騷。懷王十六年，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秦惠王擔心，令張儀使楚，詐稱願送商於地六百里，令絕齊交。懷王貪，從其言。終不獲秦地，怒興兵伐秦。十七年春，大戰於漢中丹陽，秦遂取楚漢中地。懷王益憤攻秦，又敗於藍田，才又起用屈原，出使齊，與齊復交。其間張儀到楚國來，昏庸的懷王却因佞臣靳尚及寵姬鄭袖之故，放走了他。原自齊返，諫殺張儀已不及。三十年秦昭王詐與楚婚，誘懷王會於武關，竟客死於秦。長子頃襄王立，以子蘭爲令尹，復進讒言，陷害屈原遷於江南。原既被放，作九歌、問天、九章、遠遊等篇，冀開君心，而君終不悟；然仍繫心宗國，不忘欲返，終以不獲，遂自投汨羅而死。所著離騷等凡二十五篇，爲中國最有名的辭賦。哀郢卽九章中之一篇，茲解析哀郢的藝術表現於下，以明梗概。

## 三、哀郢的藝術表現

哀郢全文共分五段，凡五十七句，四百卅三字。首段百五十六字，追敘東遷首途時的景況，行程及他眷顧都門的心情。悵惘鬱伊，幽思恍惚，不能自己。二段七十八字寫舟行所經，登憤遠望，追念故鄉風土，益增去國之悲。三段八十二字，傷此身南渡，郢都君臣不知夏屋將丘。雖欲奮志報國，然九年而不復，奈何？四段與二段字數相同，恨群小妨功害能，使己無辜屈辱，忠奸莫辨，國事益無可爲。五段僅四十字，亂辭總結。而此亂辭也是屈原作品的特色之一。藉鳥歸舊巢，狐死首丘，結出自己無時或忘郢都的深意。明非獨自哀，却哀國事的危殆，忠君愛民之情，沉鬱悲切非常。全篇湧現愛國的赤忱，悽苦的愁緒，在他藝術的大手法裏，盡情地展露了他超群的才華。昏庸的君主、讒人的高張、政治的失意、國勢的將傾，在在牽動詩人的哀弦。放逐的旅程是那麼地確切，憂國懷鄉之情，又是多

麼地真摯。在抒寫的活資料中，無絲毫的拘束。在他愁腸裏更盡情地馳騁自己的幽思，任所欲爲的展現自我，一點也不修飾隱諱，是那麼地大膽自然。由於完全出自真情的流露，故哀郢寫得異常動人。纏綿悱惻，眷顧傷懷，滴滴血淚，字字珠璣，正見得一往情深，臻入化境。

綜合它的藝術技巧，較爲具體的表現有五，列述之：

## (一)、崇高理念，忠愛精神

屈原的思想原本是儒家的，他追宗古代聖王，主張選賢舉能，力圖建立正規的法度，以使國家長治久安。所以他說：

「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選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惟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玷余身其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離騷）

從這段話不但看出他崇高的理想和信念，也顯示出他堅持理想的堅定態度。抱著這種崇高理念，於是他痛斥那些誤國殃民的小人，對於腐敗親秦的貴族，儉安享樂，貪婪無厭，陷害賢良，不顧國家安危，給予強烈的指責。所以他說：「惟夫黨人之儉樂兮，路幽昧以險隘。」（離騷）又說：「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離騷）對苟安派的腐朽荒淫，無限痛恨和蔑視，然而楚王昏愾糊塗，不辨賢愚，所以他說：「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離騷）在哀郢寫道：

「外承歡之汨約兮，諶在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妬被離而韙之。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僞名。憎愴愴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賤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踰邁。」

他對這個黑白顛倒，玉石不分的混濁社會，不由得一團怒火直噴射出去。他說：「玄文處幽兮，蒙賤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懷沙）又說：「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涉江）這樣的社會，正是壞人

的天堂，他們儘可以耀武揚威，胡作非爲，使多少人爲之變節從俗，結果是「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離騷）「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離騷）香草不香，詩人不能不爲之感傷，故屈原反復用「混濁」二字來描繪這種社會：「世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離騷）「世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涉江）他宣稱決不與小人妥協，不能使他的潔淨和耿直的心靈蒙上一些塵埃。所以他說：「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離騷）又說：「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離騷）表示他不屈不撓的堅強意志，充分顯示了詩人的愛國精神。在哀郢寫道：「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而不通兮，蹇佗僚而含感！」是那麼忠愛纏綿，令人黯然神傷。他屢次表白，希望楚王能有一天悔悟，以實現他的理想，拯救楚國的危難。但總事與願違，一再被貶，離京城日遠，不免憂憤交加。在哀郢寫道：「當陵陽之焉至兮，森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他關心的只是祖國的前途，故鄉風土，同胞的生活；個人禍福早置之度外。所以他說：「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離騷）因爲他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不能離開故土。在哀郢寫道：「曼余日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屈原就是這樣動人地，寫出了他對故國的摯愛。他對人民深厚的感情，在哀郢中也有反映。他寫道：「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他是多麼念念不忘人民的苦難呀！他愛鄉土，愛故都，熱戀故國的河山，熱戀故鄉的風土人情，更喜愛故國的一草一木。在哀郢更喊出這樣的聲音：「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臯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招荒忽其焉極？……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哀洲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

眷戀故都的憂愁幽思心境，概可歷歷在目，感人肺腑。屈原的死正是他堅貞不拔的偉大人格的體現，是對昏君壞人禍殃楚國的抗議，是他忠君愛國精神的最後一次表現。

屈原的忠愛精神體現了人民的願望，他的詩篇也充滿了激烈纏綿的感情。他的崇高理念在他的哀郢中有突出的反映。他的偉大愛國

思想也在哀郢中，有充分顯露。難怪司馬遷讀此篇而悲其志，屈原列傳只說哀郢，懷沙兩篇而不提九章，實有緣故了。在文中顯示了孤獨、淒厲、渺茫的感情和生不逢時的感慨，正是他崇高理念、忠愛精神的表現，屈原真不失為我國古代最偉大的一位愛國詩人。

## (二)、詩律自由、開創楚聲

哀郢詩律的自由奔放，是為當時辭賦藝術技巧上的創舉。由於詩律的自由奔放，構成了散文與詩體的融和，兼具了散文的雄偉氣勢，和詩歌的優美韻律。字數雖齊整，然五、六、七言相間，六言居多，且單篇直陳，轉韻頻繁，如押的韻腳有一東、三江、四支、七陽、八庚、一先、十二侵、十一尤、六御、十六葉、十七霰韻等等平聲韻有，仄聲韻也有，完全建立了一種新的形式與音律系統。與詩經迥不相同。詩經的句子雖也有長短不齊，大體上以四言短句為正格，二雅中雖有較長的篇什，畢竟少數。而且往往一句一意，變化不多；哀郢以六、七言居多，字數最少也有五言。句讀不齊，一句中每每含有幾個意思，而且注意到字眼的修飾。如哀郢首段，在那小小的一段文辭裏接連用上了「震愆」、「軫懷」、「罔」、「容與」、「哀」、「太息」、「涕淫淫」、「嬋媛」、「傷懷」、「絳結」、「蹇產」十二個哀怨的字眼。令人讀了，確有失魂落魄之感。把動詞擺在句首，不僅加重氣勢，而且沉鬱頓挫，悵悵悵悵，令人黯然神傷，如「去國而就遠」、「出國門而軫懷」、「望長楸而太息」、「背夏浦而西思」……大多用去聲字，不只提文且肅瑟非常，更有動態的美。使章法靈活而響亮。聲韻的美，更能在「兮」字的運用上求變化。使詩歌在朗誦中，可以藉「兮」字自由，調節詩律的抑揚迭宕。加上方言的適當配合，及楚地歌謠獨具的天籟聲調，促成自由體的詩篇產生。如哀郢中「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鼉吾以行。」、「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思蹇產而不釋。」、「羌靈魂之欲歸兮，」蹇佗僚而含感」……多是楚音，即南音。劉淵林注左思吳都賦說：「南音、徵音也。」所以南音，又是徵音。所謂徵音，爾雅釋樂說：「徵謂之迭。」樂書說：「聲出於心而齒合吻關，為之徵。徵，火也，其性烈而善燭，五音配夏。」可見徵又為五音之一。宋朝司馬光切韻指掌圖辨五音例說：「欲知宮舌居中，欲知商開口張，欲知角舌縮却，欲知徵舌柱齒，欲知羽撮口聚。一故可知徵音是舌頭音與舌上音，即齒音。前者如端、透、定、泥諸字，後者

如知、徹、澄、娘諸音，還加上半舌半齒的來、日兩音。是以徵音大半激動、悲壯、跌宕、最易搖蕩心志。像戰國策荆軻刺秦王前所唱的易水歌即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返。」士人皆垂淚涕泣，可證徵音是一種曲調悲涼、聲韻高抗，易激動情感的聲調。而哀郢的詩律，就運用楚音獨具天然聲調，悲壯委婉，幽怨動人，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引宋代黃伯思翼騷序說：

「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韻，故謂之楚辭。若些、只、羌、諄、蹇、紛、侘、僚者皆楚語也；悲壯頓挫，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藥，蕙若芷蘅者楚物也。」

所以我們可以說楚辭是楚地的歌辭，楚地屬於南方，故楚辭就是南方的韻文代表。哀郢是九章之一，也是楚辭之一。所寫是楚語，所作是楚聲，所紀是楚地，所押的是楚韻，如「羌靈魂之欲歸兮」「思蹇產而不釋」、「蹇侘僚而含感」、皆楚語，悲壯頓挫，或韻或否楚聲之故。不論素質、體裁、風格、情調與詩經截然不同。性質樸而文華美，字簡鍊而思悠遠，意含蓄而情奔放，聲頓挫而韻盤鬱，整個格調令人有著清麗、幽潔、悱惻、精緻、婉約的感覺，有如湍流飛瀑，又像鬱鬱蒼松，更像落霞孤鶩，還像竹蓬絲雨，表現了濃厚的地方色彩，這正是詩律自由，造端楚音的藝術表現。

### (三)、用詞古奧、虛字獨特

屈原在他的作品裏，用了不少古字，古奧非常。在哀郢中表現尤顯著。如上節所述的語助字「羌」、「蹇」屬楚語外，如荒忽，則有「招荒忽其焉極」句；如淫淫，有「涕淫淫其若霰」句；如嬋媛，有「心嬋媛而傷懷兮」句；如洋洋，有「焉洋洋而爲客」句；如蹇產，有「思蹇產而不釋」句；如鬱鬱，有「慘鬱鬱而不通兮」句；如佗僚，有「蹇佗僚而含感」句；如湛湛，有「忠湛湛而願進兮」句；如蹇蹇，有「衆蹇蹇而日進兮」句；如被離，有「妬被離而障之」句；如杳杳，有「瞭杳杳其薄天」句；如慍慍，有「憎慍慍之修美兮」句。以上都是雙聲、疊韻或疊字，這三種詞不僅外形美，讀起來音調更和諧、悠美。不是博聞強記的大文豪，不容易用上這許多的字眼。又如軫字，有「出國門而軫懷兮」句；如暈字，有「甲之暈吾以行」句；如招字，有「招荒忽其焉極」句；如玼字，有「楫玼揚以



容與兮」句；如陽侯字，有「凌陽侯之汜濫兮」句；如絳字，有「心絳結而不解兮」句；如大墳字，有「登大墳以遠望兮」句；如感字，有「蹇佗條而含感」句；如灼字，有「外承歡之灼灼兮」句；如鄣字，有「妬被離而鄣之」句；如忼字，有「好夫人之忼慨」句；另外楚字如「羌」、「蹇」、「佗條」等字樣，「慍倫」、「蹉躑」字眼，大都是死字或罕見的字，用之於詩文中，顯得辭章古奧十足。別有一番古色古香的風味，是屈原在哀郢中的藝術技巧特徵之一。其次對於虛字的運用，也極別緻。在哀郢裏，像兮字的使用就變化多端。如「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句型，奇句「之」字與「兮」字連用；偶句用「之」字凡八見。如「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句型，奇句「之」字與「兮」字連用，偶句用「而」字凡四見；如「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句型，奇句「之」字和「兮」字連用，偶句用「其」字凡二見；如「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句型，奇句「而」字與「兮」字連用，偶句用「而」字，凡八見；如「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句型，奇句用「而」字與「兮」字連用，偶句用「以」字凡二見；如「發郢都而去閭兮，招荒忽其焉極。」句型，奇句用「而」字與「兮」字連用，偶句用「其」字凡三見；如「楫空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句型，奇句用「以」字與「兮」字連用，偶句用「而」字凡一見；如「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句型，奇句用「以」字與「兮」字連用，偶句用「以」字凡一見；如「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句型，奇句「以」字與「兮」字連用；偶句用「之」字凡一見。以上可見哀郢中「兮」字運用靈活，看來形式井然，讀來抑揚頓挫，委婉溜轉，有如高山流水，大海狂瀾，又像行雲舒卷，來去自如，兮這個語助字，最適於迴腸九轉的情緒，所以哀郢中的「兮」詞，也用得最得法、最適切，是爲其藝術表現的特色之一。

#### 四、比興純熟，譬喻豐富

比興體的運用，雖創於詩經，但大量被使用，而讓它成爲創作的主力，却是楚辭。所以比興技巧的運用在哀郢上，最爲突出。如開頭就用「皇天」喻「國君」、「長楸」喻「故里」、「穀」比「淚」、「龍門」喻「故都」，以「陽侯之汜濫」、「隱喻」小人的猖獗」，用「翱翔之焉薄」隱射「身世飄搖的可憐」，以「夏之爲丘」、「兩東門之可無」隱喻「國運危殆」的悲愁，用「衆蹉躑日進、美超遠

險適」比群小鑽營，妨功害能，國事益無可爲。以「鳥飛故鄉，狐死首丘」與無時或忘郢都。因爲比興技巧純熟使用，使哀郢中所要表達忠君愛國意念，不致顯露枯燥單調呆板。而屈原滿腔的憤怒苦悶，不失去溫柔敦厚的本質，這也就是藝術比興表現的效果。故南朝劉勰文心雕龍卷八比興篇第三十六說：「楚襄王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漢淮南王劉安離騷傳也說：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對離騷的評論，可說是推崇備至。哀郢的詩句，表現情志，猶爲過之。無論與觀群怨，都是纏綿悱惻，含蓄婉轉，曲達其意，曲盡其情。所以屈原的諸作中，離騷辭緩朗麗以哀志，九歌辭狂綺麗以傷情，天問琦瑋壞詭而慧巧，九章辭切悲惻而纏綿，卜居標放言之致，遠遊寓羽化之思，而莫不「氣往轍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註二）獨步騷壇。此篇爲九章之一，名叫哀郢。所哀的是國危忠君憂民之情，鬱伊往復，不能自拔，運用許多譬喻，構成一個完整的象徵，這種自然擬人的轉化手法，即是浪漫主義詩歌的特色。其主要不在寫自然，而是利用自然中各種事物，來寄托他的情懷。

屈原不但善於一瀉無餘地，傾訴他的強烈感情，也善於用變化曲折的情節，來表達人內心，複雜的細緻的思想變化。我們讀了哀郢，直感到它的生動曲折的境遇情節，都是和詩人思想性情的融化凝結。他被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昊，仰天歎息。」（見王逸楚辭章句天問序卷三）因而有天問之作。哀郢瀝血，景物如繪，無一不出於愁思怫鬱憤懣無聊，反覆的吟咏，熱情的描摩，構成了一幅和諧幽淒的完美整體，勾畫出偉大的愛國者的自我形象，屈原的思想、人格、感情、遭遇和痛苦，無一不具體化形象爲文字，不啻詩人偉大的節操，雄視千古；深厚的情誼，動人肝腸，就連一言一行，也都不同凡響。所以東漢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序說：「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其辭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察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雖說的是離騷，然哀郢鬱鬱不通，嗚咽徘徊，欲行又止，激憤難平，其辭切，而取與引喻技巧，仍不乏運轉，實可得「風雅之有」。

(註三)

## (五) 辭采瞻麗，詩風浪漫

哀郢的辭采瞻麗，也是爲可取的地方。如「純命」、「震愆」、「遵江夏」、「軫懷」、「容與」、「長楸」、「涕淫淫其若霰」、「嬋媛」、「洋洋」、「陽侯」、「逍遙」、「森南渡」、「不知夏爲丘」、「沟約」、「湛湛」、「抗行」、「薄天」、「慍倫」、「踈蹠」……詞句典雅絢麗。偶句駢語在篇中也不少，如「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順風波而從流兮，焉洋洋而爲客。凌陽侯之汜濫兮，忽翱翔之焉薄。」用的是聯語。如「心結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以上句子，用的是對句。又有用疊字，雙聲，疊韻的不少，舉例在前節已述過，不再贅言。這些都是以駢偶麗辭，開韻文對仗的先河，影響後世賦體甚大。史記屈原列傳說：「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吳訥文體明辨也說：「蓋辭賦本爲六義附庸，不歌而誦之詩，迨漢代作者，專取詩中賦之一義以爲賦，又取騷中瞻麗之辭以爲辭。」因爲如此，辭賦才變爲詩文之間的一種新型文體。姚鼐古文辭類纂序說：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爲之。「可謂確論。哀郢的瞻麗辭采，徹底呈現個人主義的唯美詩風。篇幅以詩論有五十七句，凡四百卅三字。不算短，但運筆撰文，左蟠右曲，跌宕生姿，開頭用設問法，結語也用設問法，前呼後應，千谷迴響，餘味無窮。中段餘勢起伏，也兼用設問法，穿插於敘述句中，更見波瀾層出，激情無極，深靖幽怨的赤忱，汪洋無涘，浩浩湯湯。動人魂魄。屈原忠愛耿介，却遭讒受陷，神愆意傷，鬱懷靡訴，當惆悵自憐而悲鳴。發表於詩中，將是失意、惘然，矛盾、苦悶，是爲濃厚的個人主義浪漫色彩。梁啓超說：

「屈原一身，同時含有矛盾兩極之思想，彼對於現社會極端的戀愛，又極端厭惡。他有冰冷的頭腦，能剖析哲理，又有滾熱的感情，終日自煎自焚。彼絕不肯同化於惡社會，其力又不能感化惡社會，故終其身與惡社會鬥，最後力竭而自殺。彼兩種矛盾性日日

交戰於胸中，結果所產煩悶為自身所不能擔荷而自殺，彼之自殺，實其個性最猛烈最純潔之全部表現。非有此奇特之個性不能產此文學，亦惟以最後一死能使其人格與文學永不死也。」（楚辭解題）

這見解真是千古卓論。托爾斯泰說：「人生的殉教者，藝術的聖徒。」（註四）屈原當之無愧。東漢王逸楚辭章句編註敘說：

「屈原之辭，誠博遠矣；自孔丘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辭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歲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也。」（卷一離騷章句後跋）

這段話可謂確切極了。瞻麗辭采，浪漫詩風，也是哀郢所表現的藝術手法特徵之一。

### 四、結語

哀郢的藝術表現，可看出屈原雖在政治上是徹底的失敗，然而這種失敗的坎坷命運，却成就了他偉大的文學作品，他有富厚的北方學術的根底，對於堯、舜、禹、湯的政治功績，他也瞭如指掌。且有儒家的忠義哲學，道家求解脫的自由精神，還加上南方獨有的自然環境與宗教連結，造成了他千古卓絕的詩人，成就了他個人主義的浪漫文學，於是建立了中國純文學，獨立發展的基礎。後代的文才，如宋玉、枚乘、賈誼……無不沿用軀體進行創作，而且命意遺詞，也往往承襲屈原。漢代的辭賦，也是從屈原作品中，取得豐富的雨露，而創作發展起來的。所以劉勰說：

「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怛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龍卷一辨騷篇第五、第十四頁）

以上所說，應是知人之論。而哀郢在屈原生活史的研究上，也是極為重要的文獻。在這篇裏，可以知道他被放逐的地點，流浪的路線和所經路段的形勝，都是很合於當時實際的情形，決非雲遊幻想的詞句，所以在楚辭中佔一重要的席位，尤覺其價值可貴。而且哀郢的句式靈活，音節諧婉，又大量採用楚音的特性，使語言活潑而富有地方色彩成為我國文學史上首批如此成熟的，積極浪漫主義的辭賦。

宋朝蘇東坡說：「吾文終其身企慕，而不能及萬一者，唯屈子一人耳。」可謂評價高。俞樾評楚辭引也說：

「觀其悲壯處，似高漸離擊筑，伊荆卿和歌於市，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悽惋處，似窮旅相思，當西風夜雨之際，哀蛩叫隲，殘燭照愁；出奇處，似入山徑無人，似聞猿啼蛇嘯，木魅山鬼，習人語來向人拜；絕逸處，似美人走馬，玉鞭珠勒，披錦繡，佩琳琅，對春風唱一曲楊白華；仙韻處，似王子晉騎白鶴駐候山最高峯，吹玉笙作鳳鳴，揮手謝時人，人皆可望不可到。」

此一大段評論，對屈原作品，可以說推崇備至了。屈原把瑰麗的辭采，人道的精神、深厚的感情、豐富的想像，多感的心性，通通熔入一爐，而鑄出哀郢，成爲我國的浪漫詩歌的先驅。

### 附註：

- 一、見劉必勁著中國文學史綱上冊第四章第九十頁引。
- 二、見南朝劉勰文心雕龍卷一辨騷篇第五第十四頁。
- 三、見劉必勁編著中國文學史綱上冊第四章第一〇六頁引皮錫瑞評語。
- 四、參見劉大杰著中國文學發達史第四章第九十六頁。

### 參考書目：

- 一、南朝劉勰著，文心雕龍：文光圖書公司印行，民國五十年七月再版。
- 二、劉大杰著，中國文學發達史：中華書局民國五十六年五月台二版。
- 三、糜文開、裴普賢合著，中國文學欣賞：三民書局民國五十九年四月初版。
- 四、何綺章編，圈點：增注：王逸注楚辭：黎明書局民國六十年九月出版。
- 五、蔣驥註，山帶閣注楚辭：廣文書局民國五十一年九月初版。
- 六、中國文學史研究委員會，新編中國文學史第一冊：文復書局。
- 七、蘇雪林著，中國文學史：光啓出版社，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三版。

八、劉必勳編著，中國文學史綱上册：環球書局民國五十九年二月初版。

九、王忠林等人合著，增訂中國文學史初稿：福記文化圖書公司，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再版。

十、國立編譯館主編，師專教科書，國文第九冊：民國七十二年八月初版。